金圣叹解诗——杜甫《秋兴八首》（其一）

此诗八首凡十六解。

才真是才，法真是法，哭真是哭，笑真是笑。道他是连，却每首断；道他是断，却每首连。倒置一首不得，增减一首不得，固已。然总以第一首为提纲。盖先生尔时所处，实实是夔府西阁之秋，因秋而起兴。下七篇话头，一一从此生出，如裘之有领，如花之有蒂，如十万师之号令，出于中权也。此岂律家之能事已耶？

尝读《庄子》内篇七，以三字标题。及观题字之次第，必以《逍遥游》为首。何以故？游是圣人极则字。逍有逍之义，遥有遥之义，于游而极。《鲁论》“游于艺”是也。余尝为之说曰：人不尽心竭力一番，做不成圣人，故有“志”“据”字。人不镜花水月一样，赶不及天地，故有“依”“游”字。若《齐物论》至《应帝王》，皆从极则字渐次说下来，与首篇不同。如齐而后物，物而后论，至于论，则是非可否，纷然不齐矣。应帝王之“应”，即《法华》“三十二应”“应”字，如先师“老安少怀”是也。帝之谛当，王之归往，抑末矣。故曰皇有气而无理，帝有理而无情，王有情而无事。其事则齐桓、晋文，此之谓糟粕而已。

举此二篇，可概余四。况《南华》见道之书，极重“南”“北”字，首篇从“北溟”说到南，次则直提“南”字，其义了然，岂得混首篇于下六篇耶？大抵圣贤立言有体，起有起法，承有承法，转合有转合之法。大篇如是，小篇亦复如是。非如后世涂抹小生，视为偶然而已。吾不信天下事，有此偶然又偶然也。

分明八首诗，直可作一首诗读。盖其前一首结句，与后一首起句相通。后来董解元《西厢》，善用此法。

矍斋云：唱经批《秋兴》诗，只存五首，中多脱落处，酌取而庵说补之。而庵，唱经畏友也。

玉露凋伤枫树林，巫山巫峡气萧森。

江间波浪兼天涌，塞上风云接地阴。

前解从秋显出境来，后解从境转出人来，此所谓“秋兴”也。

“露凋伤”“气萧森”六字，写秋意满纸。秋者揫也，言天地之气，正当揫敛之时也。故怨女怀春，志士悲秋，皆因气之感而然。时先生流寓夔州西阁。夔州，旧楚地，最多枫树。巫山在夔州，有十二峰，巫峡为三峡之一。白帝城在夔州之东，公孙述于此僭号者。先生虽心在京华而身寓夔州，故即景起兴，不及他处。

后来无数笔墨，一起一伏，若断若连，从夔州望京华，以至京华之同学，京华之盛衰，如曲江，如昆明池，如昆吾、御宿、渼陂，凡为京华所有者，感兴非一，总不出尔日夔府之秋。故下七首诗，实以此首为提纲也。“江间”承“巫峡”，“塞上”承“巫山”。“波浪兼天涌”者，自下而上一片秋也。“风云接地阴”者，自上而下一片秋也。

丛菊两开他日泪，孤舟一系故园心。

寒衣处处催刀尺，白帝城高急暮砧。

先生寓夔，已两次见菊。故曰“丛菊两开”。“泪”言他日不言今日者，目前倒也相忘，他日痛定思痛，则此丛菊亦堪下泪也。此身莫定，不系在一处，故曰“孤舟一系”。身虽系此而心不系此者，故园刻刻在念。有日兵戈休息，去此孤舟，始得遂心也。

呜呼，岂易言哉！因用“丛菊”“故园”，转到寒衣上去。意谓我今客中，百事且暂放下，时方高秋，江山早寒，身上那可无衣？听此砧声，百端交集，我独何为系于此也？盖老年作客之人，衣食最为苦事，无食则橡栗尚可充饥，无衣则草叶岂能御寒哉？“催刀尺”“催”字，“急暮砧”“急”字，甚是不堪。乃从先生见闻中写出二字来，更觉不堪也！